皇清經解

D-12
478
283

經 2.0 223

東學

周易補疏敘

易之有王弼說者以爲罪浮桀紂近之說漢易者屏之不論不議者也歲壬申余撰易學三書漸有成夏月啟書篋北窗與一二友人看竹中紅薇白菊因言易及趙賓解箕子爲荼茲或詡其說曰非王弼輩所能知也余笑而不答或曰何也余乃取王弼注指之曰弼之解箕子正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也衆唯唯退門人進曰正義者奉王弼爲準繩者也乃不能申弼如是乎余曰非特此也如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厮而釋爲賤役諸若此非明乎聲音訓詁何足以明之東漢末以易學名家者稱荀劉馬鄭荀謂慈明爽劉謂景升表表之學受於王暢暢爲粲之祖父與表皆山陽高平人

所錢文 有物那

門 12 號 卷

粲族兄凱爲劉表女壻凱生業業生二子長宏次弼粲二子既
誅使業爲粲嗣然則王弼者劉表之外曾孫而王粲之嗣孫卽
暢之嗣元孫也弼之學蓋淵原於劉而實根本於暢宏字正宗
亦撰易義王氏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遠矣故弼之易
雖參以巳見而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特
貌爲高簡故疏者概視爲空論耳弼天資察慧通儁卓出蓋有
見於說易者支離傅會思去僞以得其眞而力不能逮故知卦
變之非而用反對知五氣之妄而信十二辟唯之於阿未見其
勝也解龍戰以坤上六爲陽之地固本爻辰之在巳解文柔文
剛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變之自泰來改換其皮毛而本無眞
識也至局促於乘承比應之中顚頇於得象忘言之表道消道
長旣偏執於扶陽貴少賤寡遂漫推夫卦主較量於居陰居陽
揣摹於上卦下卦智慮不出乎六爻時世謬拘於一卦洵童稚
之窺識不足與言通變神化之用也然於觀則會及全蒙於損
亦通諸剝道聰不明之傳似明比例之相同觀我生之爻頗見
升降之有合機之所觸原有悟心倘天假之年或有由一隙貫
通未可知也惜乎秀而不實稱道者徒飫其糠秕譏刺者莫探
其精液然則弼之易未可屏之不論不議也於是每夕納涼柘
籬蕉影間縱言王弼易門人錄之得若干條立秋暑退取所錄
次爲二卷迄今七年易學三書旣成復取此稿訂之列諸羣經
補疏之首有治王弼易者此或可參焉否也嘉慶戊寅五月五
日焦循自序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七　學海堂

周易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見龍在田注處於地上故曰在田

循按李鼎祚集解引鄭康成云二于三才爲地道地上卽田故稱田也王氏義與鄭同

或躍在淵注迫乎在下非躍所及欲靜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志

循按淵之義爲深深亦下也莊子應帝王云鯤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郭象注云淵者靜默之謂耳下字靜字皆釋淵字在淵既非躍所及欲在淵又非所安而欲躍所以或也

龍戰于野注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

循按正義解固爲占固謂陰去則陽來陰乃盛而不去占固此陽所生之地故陽氣之龍與之交戰然陽之地則未實指何所窺謂王氏暗用鄭荀之說也荀爽云消息之位坤在於亥下有伏乾蓋坤爲十月之卦其辟在亥以卦位言之乾處西北是亥爲乾之地而坤辟之此乾所以不堪而戰也鄭氏以爻辰說易坤初貞未二貞酉三貞亥四貞丑五貞卯上貞巳乾辟於巳則坤上爻實爲乾之地而坤爻據之又乾所以不堪而戰也王氏用荀鄭之說而渾其辭爲固陽之地不然坤之上六何以爲陽之地乎

天造草昧注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也

循按廣雅造始也草造也注中三始字第一始字解造字下雨始字解草字造草音近義通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注故蒙之爲義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

循按注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舉經文也云童蒙之來求我志應故也舉傳文也依此傳文有來字蓋孔子增來字以贊經猶象稱笑言啞啞初九爻辭增後字以明之而傳即以後有則贊象也王注蒙象云童蒙之來求我欲決所惑也亦舉象傳之來字以明象義釋文於時中二字下云童蒙求我一本作來求我然則一作來求我者謂傳文之童蒙求我也

呂氏春秋勸學篇故往教者不化高誘注云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引來字以明教之不可往自引傳文非彖文有來字也山井鼎考文謂古本經文所云耳王注及釋文有來字恐亦是據釋文有來字在傳不在經甚明

有孚窒惕中吉注窒謂窒塞也能惕然後可以獲中吉

循按釋文於惕字下云王注或在惕字上或在下皆通在中吉下者非然則注中獲中吉之中吉非解經文中吉二字因考彖傳注云唯有信而見塞懼者乃可以得吉也此得吉二字解傳文得中二字即前注所云獲中吉獲中即是得中王注每於經下入傳義於傳下申經義此於經下[illegible]中吉明傳文得中之義也傳注又云猶復不可終中乃吉也此中乃吉三字明經文中吉之義也云獲中吉者謂如是則得中而吉也云中乃吉者謂中道而止乃吉也注又云无善聽者雖有其實何由得明而令有信塞懼者得其中吉必有善聽之主焉其在二乎以剛而來正夫羣小斷不失中是爲剛來而得中得中能惕則我不失中又必斷者不失中是爲剛來而得中得中之中爲中正之中中吉之中爲中止之中言雖有孚窒惕而得中正亦必中止乃吉終訟則凶也窒謂窒塞也五字宜在惕字上能惕然後可以獲中吉九字宜在惕字下中吉二字屬下終凶以獲中吉屬在中吉下似是解中吉故釋文云云也王注既明云有信塞懼者則讀有孚窒惕爲句而釋文又云有孚窒一句惕中吉一句與上所云矛盾此當合中吉二

字下注云如字馬丁仲反有孚窒一句惕中吉一句蓋王讀
中如字則有孚窒惕一句中吉終凶一句馬讀中丁仲反則
有孚窒一句惕中吉一句中讀去聲則義與得同惕中吉卽
謂因惕得吉與王注義別也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注〕毒猶役也

循按莊子大宗師聶許聞之需役釋文引王云役亨毒也毒
訓爲病役亦通疫疫爲病故毒亦爲役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注〕居內履中隱顯同也

循按禮記祭法注云坦明貌也說文云㘴隱也隱指幽人顯
指坦坦

履虎尾愬愬終吉〔注〕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
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

循按呂氏春秋愼大篇引此文高誘注云愬一作逆字讀如
虩虩愬愬懼也居之以禮行之以恭恐懼戒愼如履虎尾終
必吉也王氏注義與高氏合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注〕茹相牽引之貌也

循按說文挐牽引也公羊僖公元年傳穫菖挐釋文一本作
茹以茹爲挐之假借故爲牽引漢書劉向傳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注引鄭氏云茹牽引也茅喻君有潔白之德臣下引其類而仕之王注義與相
近釋文茹牽引也鄒湛同

得尙乎中行〔注〕尙猶配也中行謂五

循按漢書張耳傳敖已出尙魯元公主如故師古曰尙辭配也易泰卦九二辭曰得尙乎中行王弼亦以爲配也諸言尙公主者其義皆然

翩翩不富以其鄰(注)乾樂上復坤樂下復四處坤首不固所居見命則退故曰翩翩也坤爻皆樂下已退則從故不待富而用其鄰也

循按翩翩釋文作篇篇猶小雅翩翩字又作扁也漢書敘傳魏其翩翩好節慕聲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張華鷓鴣賦序云翩翩然有以自樂也王氏本傳中心願之義以翩翩爲自喜自樂故數用樂字以明之惟其樂於下退故見命卽退惟其皆樂於下退故六四退而五上兩爻亦從之而退正義說之未詳

匪其彭(注)三雖至盛五不可舍能辭斯數專心承五當匪其旁則无咎矣旁謂三也

循按釋文其彭步郎反子夏作旁姚云彭旁廣雅彭旁旁皆訓爲盛詩四牡彭彭說文引作騯騯旁之訓爲溥爲廣旁鼓四塞故義爲盛說文彭爲鼓聲義亦爲盛者爲旁之音通相假借也王氏訓彭爲盛故云三雖至盛又以彭爲旁之假借遂用子夏傳直以旁代彭而云當匪其旁下三陽相聚而九三處其上故爲至盛匪其旁猶云匪其盛謂專心承五而常以三之盛爲非也正義云彭旁也九三在九四之旁失王氏義矣

盱豫悔注履非其位承動豫之主若其睢盱而豫悔亦生焉遲而不從豫之所疾位非所據而以從豫進退離悔宜其然矣

循按列子黃帝篇莊子寓言篇皆載老子敘楊子云而睢盱而盱盱而誰與居張湛注列子云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目貌高誘注淮南子云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釋文引廣雅云睢睢盱盱元氣也而汝也言汝與元氣合德去其矜驕誰復能同此心解異郭義依廣雅爲質朴之形魯靈光殿賦所謂鴻荒朴略厥狀睢盱也依郭象爲仰目張目之狀西京賦所謂武夫赫怒睢盱拔扈也揚雄劇秦美新云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元氣之說所本也淮南俶眞訓云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物百族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推淮南之義睢睢盱盱在陰陽剖判之後因各有經紀條貫遂亦各竦身而載聽視非復渾渾蒼蒼昧昧芒芒之時故下云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淮南本之莊列睢睢盱盱而誰與居謂其夸大自異於人則人莫與居下所云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卽見其睢盱而莫與居也下所云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反者反乎睢睢盱盱而若辱若不足也爭席則不獨與居且相仰矣盧重元注列子云夫眞隱之者無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是也睢盱者自表異於人爲矜夸之聲有可貴之容也荀卿非十二子以盱盱然爲學者之鬼容鬼容

者自矜之形狀也然則睢盱之義在揚子雲之前無有元氣
朴略之說王氏之學習於老莊其睢盱二字正本莊子其意
以九四爲動豫之主以六三爲承動豫之主所云睢盱而豫
指九四謂九四以一陽自貴於衆陰之中其睢盱之狀不可
與居今承之而從之必受其辱而生悔然既近承其下使遲
而不從則又爲九四所疾故云遲而不從豫之所疾何也其
人既自矜自貴宰容近承其下者不相從也從之生悔不從
亦有悔故云進退離悔豫之主在九四故稱九四爲豫云睢
盱而豫九四以豫自矜也云豫之所疾爲九四所疾也云位
非所據而以從豫謂在六三而承九四也與睢睢盱盱之人
近從之不可不從不可與莊列之言互相表裏莊列言睢盱

之人人莫敢與居王氏言承睢盱之人進退皆悔也釋文
王肅訓大鄭氏訓誇皆與王注合惟向秀云睢盱小人喜悅
優媚之貌此與拔扈矜夸之說異亦與元氣朴略之說異王
注云若其睢盱而豫若其二字明指九四九四爲豫主何優
何媚謂六三優媚則遲而不優媚何以又悔且喜悅優媚之
人何至人避之而莫與居此優媚之人舍者正可與之奪席
何轉避席避寵乎向秀之說既失王氏注易之旨亦乖莊列
誰與之言正義獨用其說以疏王注而王注晦矣
朋盍簪注夫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合疾也盍合也
簪疾也
循按釋文簪徐側林反子夏傳同疾也鄭云速也埤蒼同速

疾義亦同東晉元居釋云不知盱豫之識悔遲而忘夫朋盍
之義務疾
臨剛浸而長注陽轉進長陰道日消君子日長小人日憂大亨
以正之義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注八月陽衰而陰長小
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
循按王氏以八月指否所辟之月夏之七月殷之八月也文
王用殷正故以否所辟爲八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卽用否
卦傳以明八月爲否也於剛浸而長引泰之君子日長小人
日憂蓋以浸而長爲臨由二陽進而爲三陽成泰也剛浸而
長謂臨成泰至于八月謂泰成否王氏以辟卦注易如此
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注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也履非
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宜其无攸利也若能盡憂其
危改修其道剛不害正故咎不長
循按王氏讀此甘爲帶重言甘之甘故云邪說此說當爲言
說之說臨上佞邪說媚之說有異臨以進而成泰爲元亨利
貞以柔居三則不正故邪柔居三下卦爲兌兌爲口故爲邪
說謂以佞邪說媚見諸口說也改修其道則進而成泰成泰
則剛居三剛居三則不
闚觀注猶有應焉不爲全蒙所見者狹故曰闚觀
循按觀本蒙二升五之卦蒙已成觀故不爲全蒙此荀爽二
五升降之義王氏陰用之
觀我生進退注近不比尊遠不童觀觀風者也

循按巽爲風爲進退觀風故以風字解進退

觀我生君子无咎(注)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之百姓有罪在於一人君子風著已乃无咎

循按王氏此注全用二五升降爲說已指五已之謂蒙二之五上乃成巽爲風著雜卦傳云蒙雜而著著字用此在蒙上無巽風蒙二之五巽風乃著風著於上五乃成君子无咎故云已乃无咎王氏注坤象云陰之爲物必離其黨之於反類而後獲安貞吉與坤反者乾之於反類當謂坤五之乾二亦陰用升降之說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注)剛柔不分文何由王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利有攸往

循按李鼎祚集解引荀爽云此本泰卦謂陰從上來居乾之中文飾剛道交與中和故亨也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王氏用荀例而諱言泰卦

白馬翰如(注)鮮潔其馬翰如以待

循按鮮潔二字解白字則白馬者謂白其馬也翰如下用以待二字則翰字不解爲白色檀弓正義引鄭氏云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鄭以白馬指九三謂九三幹六四而有之不使應初即王氏所云有應在初而閡於三也閡即礙字惟王氏之意以白馬屬六四謂六四鮮潔其馬將以應

初九而闕於九三內懷疑懼馬雖備而尚待蓋亦讀翰爲幹
廣雅幹安也雖白其馬而尚安然未行故云翰如以待也正
義云其色翰如徘徊待之翰如指色則以待二字經何有乎
賁于邱園束帛戔戔注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邱園盛莫大
焉故賁于束帛邱園乃落賁于邱園帛乃戔戔
循按物指束帛釋文戔戔子夏傳作殘殘淮南本經高誘注
云殘墮也王逸離騷章句云落墮也殘落義同故王氏以落
字與戔戔互明賁于束帛邱園乃戔戔矣賁于邱園束帛乃
落矣薛虞云戔戔禮之多也正義本此以戔戔爲衆多王氏
無此訓
剝牀以辨注辨者足之上也剝道浸長故剝其辨也

循按釋文辨足上也馬鄭同又薛虞膝下也李鼎祚集解引
鄭康成云足上稱辨謂近膝之下屈則相近申則相遠故謂
之辨辨分也虞翻謂辨在指間說文采象獸指爪分別也讀
若辨考工記輻之入牙處爲蚤蓋弓之末亦爲蚤鄭注謂蚤
當作爪牀足入柄鑿之處與輻蓋弓之爪同自身體言之爪
在足下自牀言之爪在足上則辨爲指間爲足上於牀皆通
王氏注剝牀以足云猶云剝牀之足也則剝牀以辨亦猶云
剝牀之辨惟牀之辨在足上故云足之上也乃鄭氏用薛虞
膝下之訓則不以辨爲爪然人足有屈申牀足無屈申牀足
自地以至上皆稱爲足在足上與牀近非爪而何鄭氏解以
足以辨不必如王氏爲牀之足牀之辨則足上無爪故依屈

申爲說王氏以足爲牀之辨則牀足之上不妨有爻矣同一足上之訓而義或不同王氏爲勝正義謂辨爲牀身之下牀足之上與牀分辨之處則是辨爲處稱王注明云剝其辨無分辨之說也

不遠復无祇悔注復之不遠遂至迷凶不遠而復幾悔而反以此修身患難遠矣

循按王氏以上六爲遠遠則不速故云復之不速遂至迷凶言上六遠則迷而凶明初九不遠則不迷而吉也不遠而復解不遠復幾悔解祇悔以幾字代祇字也釋文祇音支辭也馬同又屯卦君子幾徐音祈辭也幾祇皆語辭故以幾明祇下云而反以此修身患難遠矣此十字解无字幾悔則有患難而能不遠即復故无幾悔而遠於患難反即復也韓康伯注繫辭傳云祇大也與王氏異義

不耕穫不菑畬注不耕而穫不菑而畬

循按呂氏春秋貴圓篇云適令武王不耕而穫義不與王氏同而於穫上加入而字則同

有厲利已注四乃畜已未可犯也故進則有厲已則利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注處健之始未果其健者故能利已

循按釋文利已夷止反下及注已則能已同夷止反則爲已止之已正義以休已解之是也下謂象曰有厲利已之已也注已則謂已則利也之已所以明四乃畜已之已非已止之已夷止反也又云能已同者謂象下注故能利已之已也釋

文云能已則注無利字玩上云處健之始未果其健健而果於健則必進而不已惟其未果於健故能已而不進若有利字則與上不貫矣

豶豕之牙注豕牙橫猾剛暴難制之物謂二也五處得尊位爲畜之主二剛而進能豶其牙柔能制健禁暴抑盛循按正義引褚氏云豶除也除其牙也以豶之爲除爾雅無訓謂墳是隄防之義豶其牙謂防止其牙古字假借豕傍土邊之異其義亦通余謂王氏蓋讀豶爲僨爾雅釋言云僨僵也左氏昭十三年傳牛雖瘠僨於豚上杜注云僨仆也禮記射義賁軍之將注云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謂豕牙橫猾剛暴而五能覆敗之僵仆之也借豶爲僨猶借僨爲賁王氏用六書假借如此正義固知之矣

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注下爻不可以瀆故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惡而嚴養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尚敦實也

循按釋文引馬云眈眈下視貌逐逐薛云速也王氏之義即本於此下爻下視謂四視初故不猛不惡然其視也爲虎則雖下爻而有威嚴不爲瀆矣速與遬同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注云謙慤貌也遬猶蹙蹙也正義云言自斂持迫促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慤貌也祭義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注云慤與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禮器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注云慤蹙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

薛氏以速解逐逐是逐逐卽速速而速速卽同於趨趨蹙蹙
愿慤少威儀故爲敦實小雅菽菽方有穀蔡邕釋誨作速速
毛傳云陋也蓋自其無威儀言之可謂之慤亦可謂之陋耳
枯楊生稊注稊者楊之秀也
循按釋文鄭作荑詩手如柔荑毛傳以爲茅之新生鄭氏有
女如荼箋云荼茅秀蓋荑爲茅初生之名不華而實爲秀茅
初生絜白而柔是爲荑久而爲荼卽此所秀之黃楊柳初生
亦不華而實久而飛荼與茅同王氏以易用茅秀之黃屬之
於楊故卽以茅秀推之於楊以爲楊之秀也
來之坎坎險且枕注出則无之坎居則亦坎故曰來之坎坎也枕
者枕枝而不安之謂也出則无之處則无安故曰險且枕也

循按王氏以出字解之字以居三爲來謂來坎之亦坎故下
云來之皆坎謂來與之皆坎也釋文枕陸云閑礙險害之貌
九家作玷玷當作阽阽危也阽玷形近與枕音近王氏以枕
爲阽之假借故云枕枝而不安之謂也張衡思元賦阽焦原
而跟趾舊注云阽臨也李善引漢書賈誼曰安天下阽危若
是而上不驚者臣瓚曰安臨危曰阽孝文本紀詔云或阽於
死亡服虔曰阽音反玷之玷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
阽近邊欲墜之意嚴助傳南近諸越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
也正用阽字之訓枝與支通撐持支柱亦臨險之意也考文
謂古本無枝字然正義有之
履錯然注錯然者警愼之貌也處離之始將進而盛未在既濟

故宜慎其所履

循按王氏以錯爲錯愕之錯後漢書寒朗傳故爲警愼之貌將進而盛謂由初至三皆得正也上三爻未正不成既濟故云未在既濟王氏注既濟云既濟者以皆濟爲義者也小者不遺乃爲皆濟剛柔正而位當則邪不可以行也又云柔不得中則小者未亨小者未亨雖剛得正則爲未既濟也注未濟云位不當故未濟剛柔應故可濟注坎初六云失道而窮在坎底上无應援可以自濟王氏以剛居初三五柔居二四上爲剛柔正即爲當位以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一剛一柔爲應六爻皆正爲既濟既者盡也盡濟謂無一爻不正故云皆濟未濟六爻不正而剛柔皆應則可以皆濟若既濟柔不得中則五雖正位仍不得爲既濟故離下三爻雖正而上三爻未正即爲未在既濟皆濟則邪不行未在既濟則不能無邪故宜警愼以辟咎離下三爻濟而上三爻未正則未既濟推之坎上三爻濟而下三爻未正則未既濟上三爻濟下三爻未正即小者未亨雖剛得正爲未既濟之例也王氏於既濟注稱未既濟於離初九注稱未在既濟互相發明者也王氏於未濟以剛柔應爲可濟則坎下三爻未濟而剛柔不應則不可濟故於坎初六云上无援應可以自濟推之離上三爻未濟而下无援應亦不可濟此又互相發明者也王氏不知旁通之例故於所謂應所謂當位所謂錯皆不能深明其故遂爲後人印定耳目爲千餘年隨聲附和之祖余於易學三書亦

既辨正之矣乃王氏互相發明之處王氏自有本義孔達穎
等撰正義率顓頊衍之未能明王義也且王氏謂无應則不
可濟剛柔應則可濟其既濟上六注云處既濟之極既濟道
窮則之於未濟未濟上九注云未濟之極則反於既濟此以
反對言未濟初六注云處未濟之初最居險下不可以濟者
也而欲之其應進則溺身未濟之始始於既濟之上六也濡
其首猶不反至於濡其尾不知紀極者也剛柔應可濟矣何
以又不可濟王氏之意以爲既濟六爻一齊反而爲未濟則
未濟六爻亦宜一齊反而爲既濟若不一齊俱反徒以初之
四是爲之其應進則溺身故未可濟之其應升降之例也王
氏不明升降有當位失道第取反對不用升降故其說云云

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七終

漢軍樊　封舊校
南海陳韶鄒伯奇新校
玄孫庚申補刊

周易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肥遯注最處外極无應於內超然絶志心无疑顧憂患不能累矯繳不能及是以肥遯无不利也

循按張衡思元賦欲飛遯以保名曹植七啟飛遯離俗文選注引淮南九師曰遯而能肥吉孰大焉後漢書注引周易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能飛姚寬西溪叢話云周易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能飛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為肥字　王氏此注云矯繳不能及則是以肥遯為飛遯也侯果闡王氏之說云最處外極无應於內心无疑戀超然高舉果行育德安時无悶遯之肥也故曰肥遯无不利則頡濱巢許當此爻矣用高舉二字亦飛義也子夏傳以肥為饒裕推王氏無此

羝羊觸藩羸其角(注)貞厲以壯雖復羝羊以之觸藩能无羸乎

義

循按馬氏訓羸爲大索王肅作縲鄭康成虞仲翔作纍蜀才作累侯果解作角被拘羸故正義以羸爲拘纍纏繞也蓋王氏以君子用罔爲罔羅九四注云上陰不罔已路故藩決不羸似是入於罔羅之中爲拘纍纏繞然王氏注姤初六羸豕謂豭强而牝弱豕之豭猶羊之羝六五喪羊于易注云羊壯也羊本强壯又是羝羊其强壯更甚用以觸藩則亦必羸故云雖復羝羊以之觸藩能無羸乎此正與豭强牝弱互明羸爲弱與壯對謂强壯如羝羊藩不決觸之亦無所用其力而角爲之羸弱羸由於觸不因罹罔也若云拘纍纏繞於義爲不貫矣井彖羸其瓶虞翻以爲鉤羅姤初六羸豕宋衷亦以爲大索而王氏解姤之羸爲弱解井之羸爲覆例之於此固不以爲拘纍也

用拯馬壯吉(注)進不殊類退不近難不見疑憚順以則也故可用拯馬而壯吉也不垂其翼然後乃免也

循按正義於艮六二不拯其隨解拯爲舉於漸初六用拯馬壯吉解拯爲拔於此則以爲拯濟王氏注初九云懷懼而行不敢顯故曰垂其翼又云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此注云進不殊類不見疑憚明與初九相反則拯與垂相反垂向下拯則舉而向上故以不垂其翼解拯字說文引作抍上舉也拯人於溺亦可爲濟然拯馬則猶云升馬策馬而進

之不可言濟也

箕子之明夷(注)最近於晦與難爲比險莫如茲而在斯中猶闇不能没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也

循按釋文云蜀才箕作其劉向云今易箕子作荄滋鄒湛云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以譏荀爽漢書儒林傳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古字箕卽其子通滋(釋名滋子也)滋通茲王氏讀箕子爲其茲故云險莫如茲而在斯中以茲字解子字以斯字解其字若曰其茲之明夷而猶闇不能没明不可息正不憂危故利貞也用一猶字爲其茲二字作轉謂明之傷夷如茲而猶利貞也推王注之意絕不以爲

近殷紂之箕子馬融以箕子爲紂諸父王氏所不用也釋文每於經下首舉王氏義後臚列異說此於箕子之明夷首列蜀才箕作其明與王氏同也正義失王氏義

遇主于巷(注)出門同趣不期而遇故曰遇主于巷也

循按毛詩鄭風傳云巷門外也王氏本此以門外爲巷故云出門

往蹇來連(注)往來皆難

循按釋文連力善反馬云亦難也鄭如字遲久之意正義亦引馬鄭之訓荀子非十二子云其冠絕其纓禁緩其容簡連不前之貌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傲慢不前卽是遲久之意莊子大宗師連乎其似好閉也釋文引楊倞注云簡連傲慢不前之貌連讀如往蹇來連之連傲慢

崔譔云蹇連也音蹔好閉言好爲閉藏亦不前之義揚雄解嘲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李善音去聲引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顏師古音蹔引張晏曰連蹇難也言值世之屯難也不便利卽是遲久遲久卽是不進屯以不進爲難故遲久卽難也

解利西南(注)西南衆也

循按坤爲地爲衆王氏注蹇利西南云地也此云衆也是暗以西南指坤東北山也則指艮

夙吉(注)无難可往以解來復則不失中有難而往則以速爲吉者无難則能復其中有難則能濟其厄也

循按夙夜之夙其義爲早凡事早則速速夙音義皆通故王氏以夙爲速

夬揚于王庭(注)夬與剝反者也

循按王氏以旁通爲反本雜卦傳否泰反其類之反

居德則忌(注)忌禁也法明斷嚴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也

循按王氏以明禁二字解則忌蓋以則爲法故云法明居德則忌謂居德以法禁也法明是則字義斷嚴是忌字義下用明字代法明禁字代斷嚴

壯于頄(注)頄面權也

循按釋文鄭作頯頯夾面也說文頯權也權夾於面故云面權

聰不明也(注)同於噬嗑滅耳之凶

循按噬嗑上九傳云何校滅耳聰不明也與此傳同孔子熟
贊之例王氏似稍悟之惜未能好學深思也

女壯勿用取女(注)一女而遇五男爲壯至甚故不可取也

循按李鼎祚集解引鄭康成云姤遇也一陰承五陽一女當
五男苟相遇耳非禮之正故謂之姤女壯如是壯健似淫故
不可娶王氏本此

羸豕孚蹢躅(注)羸豕謂牝豕也羣豕之中猥强而牝弱故謂之
羸豕也孚猶務躁也夫陰質而躁恣者羸豕特甚焉言以不貞
之陰失其所牽其爲淫醜若羸豕之孚務蹢躅也

循按王氏以孚爲務躁蓋讀孚爲浮浮輕也謂輕躁也孚浮
古字通釋名浮孚也是也務爲騖之通借務騖爾雅皆訓强

亂馳爲騖騖躁言其奔馳而輕躁也下直云孚務卽浮騖也
以蹢躅爲浮騖則以爲進退不寧之象務躁二字今俗尙有
之

包有魚(注)初自樂來應已之厨

循按古包苞庖胞皆通王氏讀包爲庖故以厨解之虞翻云
巽爲白茅在中稱包詩曰白茅包之或以包爲庖厨也虞仲
翔與輔嗣同時其本作包謂或以包爲庖厨當卽指王氏釋
文云本亦作庖正義於九二九四引經文皆作庖釋文又謂
荀作胞列子楊朱篇庖厨之下不絕烟火釋文作胞莊子庚
桑楚篇湯以胞人籠伊尹漢書東方朔傳館陶公主胞人臣
偃胞皆庖厨之庖荀注殘闕義或同王氏與

以杞包瓜(注)杞之爲物生於肥地者也包瓜爲物繫而不食者也

循按以繫而不食推之則王氏讀包爲匏正義引經文作以杞匏瓜然釋文但云包瓜子夏作苞不云本亦作匏則王氏本固作包不作匏蓋讀包有魚包无魚之包爲庖讀以杞包瓜之包爲匏古人說經以假借爲訓詁不得據注以改經說文匏瓠也从包从夸包取其包藏物也秋官壺涿氏注杜子春讀炮爲苞有苦葉之苞今毛詩作匏是匏本有包義亦通作苞正義引子夏傳云作杞匏瓜與釋文引子夏作苞不同王氏之意以九五得位爲杞之得肥地以五不應二爲匏瓜之繫而不食繫謂繫於五不食謂不應二薛虞記云杞杞柳也也杞性柔韌宜屈撓似匏瓜與王氏義異司馬貞謂子夏傳薛虞記旨趣非遠無益後學誠有然矣至生於肥地杞柳亦然張璠以爲苟杞未可據以定王氏也

乃亂乃萃(注)不能守道以結至好迷務競爭故乃亂乃萃也

循按王氏以務爲瞀故與迷字連文正義言情意迷亂奔馳而行以務爲奔馳則以務爲瞀也

據于蒺藜(注)三以陰居陽志武者也

循按陶隱居云疾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而小長安最饒人行多著木屐今軍家乃著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疾藜言其凶傷王氏云志武蓋以爲軍中之蒺藜耳

來徐徐(注)徐徐者疑懼之辭也

循按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曹大家注虛徐狐疑也
詩曰其虛其徐漢書注孟康曰虛徐懷疑也釋文子夏作荼
荼翟同荼音圖云內不安之意內不安謂疑懼也
舊井注則是久井不見洪治者也
循按毛詩大雅告爾舊止箋云舊久也
井谷射鮒甕敝漏注谿谷出水從上注下水常射焉井之爲道
以下給上者也而无應於上反下與初故曰井谷射鮒謂初
也失井之道水不上出而反下注故曰甕敝漏也
循按釋文甕屋送反李於鐘反鄭作甕云停水器也說文作
甕汲瓶也謂鄭作甕則王氏不作甕盧學士依盧都轉刻本
改爲雍雍與壅同詩無將大車維塵雍兮箋云雍猶敝也荀

子致士篇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王氏讀甕敝爲雍敝卽
是壅蔽井上壅蔽故水不上出漏故反下注也李軌音於鐘
反正是雍字白虎通言辟雍雍之言壅也則壅蔽與廱離同
聲經文本是甕字故首音屋送反次列李軌音李則壞壅字
爲音明王氏雍敝之讀也下舉鄭許爲停水器爲汲瓶以其
異乎雍敝之讀也正義云有似甕敝漏水則鄭許之義非王
氏義崔憬發王氏義云惟得於鮒無與於人也井之爲道上
汲者也今與五非應與初比則是若谷水下注惟及於魚故
曰井谷射鮒也甕敝漏者取其水下注不汲之義也依文而
衍亦未能詳雍敝之義至王氏以鮒謂初爲陰微小下伏象
鮒之爲小魚鄭康成云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微小也王肅

云鮒小魚也虞翻云鮒小鮮也王氏與此同耳正義引子夏傳井中蝦蟆呼爲鮒魚此說甚怪引以明王氏鮒謂初之義初爲蝦蟆未之聞也

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注〕謂五也

循按王氏用反對之例革反爲鼎二柔進於五故柔進謂五推之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謂大畜反爲无妄上艮反爲下震上九反爲初九故注云謂震也

利出否〔注〕否不善之物也處鼎之初將在納新施顛以出穢

循按九四注云既承且施承謂承五施謂應初此注施顛謂四應初也王氏注象傳云倒以寫否倒字解顛字謂革倒爲鼎則初應四而四施於初寫字解利出汙穢卽寫出汙穢以爲俗作瀉陰爻自上倒下故王氏以瀉利出穢解之施亦矢也

震遂泥〔注〕處四陰之中居恐懼之時爲衆陰之主宜勇其身以安於衆若其震也遂困難矣

循按需九三需于泥王氏謂以剛逼難其意以坎爲難初遠於坎則云最遠於難二近則云轉近於難三與坎比則云逼難坎者陷也以象傳言不陷不困窮是坎爲困此云困難卽指四之互坎九四在坎中非但近難逼難直爲遂困難而已王氏謂互卦不足遂及卦變以爲失其原而義无所取故諱互不言然云處四陰之中仍用互坎爲說

震索索視矍矍〔注〕居震之極求中未得故懼而索索視而矍矍

无所安親也

循按以索索爲無所安親說文矍隹欲逃去从又持之矍矍也讀若詩云矍彼淮夷之穫毛詩作憬彼淮夷韓詩作玃說文之穫當是玃說文玃大玃玃不可附也玃玃不可附與矍矍欲逃去皆無所親之意正義以矍矍爲視不專之容視不專乃視之遽也說文矍一日視遽貌別於前一訓非王氏無所親之義也

漸之進也注之於進也

循按王氏讀漸字句

雖旬无咎注旬均也初四俱陽爻故曰均也

循按釋文荀作均周禮地官均人注旬均也易坤爲均今書亦有作旬者

豐其蔀注蔀覆曖鄣光明之物也

循按釋文馬云蔀小也鄭薛作菩云小席馬鄭訓小蓋讀蔀爲蔽芾甘棠之蔽毛傳云蔽芾小貌說文亦訓蔽爲小草蔽之爲蔀猶槳之爲蔽王氏亦讀蔀爲蔽而不用小義王氏注老子云蔽覆蓋也廣雅蔓蔽障也蔓與曖通以覆曖鄣三字解蔀字是以蔀爲蔽之借也鄭作菩亦蔽之假借而蔀之省非茅菩之菩

豐其沛日中見昧注沛幡幔所以禦盛光也昧微昧之明也

循按釋文沛本或作旆謂幡幔也昧字林作眛亡太反云斗杓後星鄭作眛服虔云日中而昏也子夏傳云眛星之小者

馬同王氏讀沛爲旆與馬鄭同而以微昧之明解
之蓋用小星之義耳
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戸闃其无人(注)屋藏蔭之物以陰處極而
最在外不履於位深自幽隱絶跡深藏者也既豐其屋又蔀其
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雖闚其戸闃其无人棄其所處而自深
藏也處於明動尙大之時而深自幽隱以高其行大道既濟而
猶不見隱不爲賢更爲反道凶其宜也
循按注義甚明蔡邕釋誨云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
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章懷後漢書注引王氏屋厚
家覆闇之甚也二句然釋誨之義正與王氏相反陸賈新語
思務篇云爲善者寡爲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戸
闃其无人論衡藝增篇云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戸闃其
无人非其无人也无賢人也以居官之人覆餙蔀家故知無
人魏天興三年詔云一官可以效智葦門可以垂範苟以道
德爲實賢於覆餙蔀家矣河北學者不習王氏易故相承漢
人之說如此章懷以王氏說證蔡邕非也左思魏都賦云雖
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覿蔀家與剝廬非蘇世而
居正蔀家謂闇蘇世謂明剝廬謂小居正謂大蓋以吳蜀爲
闇而小魏爲明且大也
斯其所取災(注)最處下極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賤之役所取
致災志窮且困
循按王氏讀斯爲厮厮賤也故云厮賤之役左氏哀公二年

傳云人臣隸圉免杜預注云去斯役釋文云如字字又作廝音同何休注公羊傳云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蘇林注漢書云廝取薪者韋昭云析薪曰廝斯之訓爲析緣析薪名斯故廝卽與斯通馬融以瑣瑣爲疲敝之貌王氏言寄旅不得所安不得所安正用疲敝之義廝役析薪汲水疲敝不得安若曰在羈旅所以瑣瑣疲敝不安者因其爲廝養賤役所取以致此災也災卽指瑣瑣下申之云志窮且困已爲寄旅又爲廝養賤役故瑣瑣疲敝困窮不得安耳正義云瑣瑣者細小臾賤之貌也初六當旅之時最處下極是寄旅不得所安而爲斯臾賤之役然則爲斯臾賤勞役由其處於窮下故致此災鄭康成以瑣瑣爲小小王肅云細小貌與王氏義異於注斯賤二字中間一臾字則孔穎達不知王氏讀斯爲廝而以爲斯此常解故又云爲斯臾賤勞役若然則注云而爲斯賤之役斯賤二字不連成何句法正義於王氏之惜全失之也

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注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於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與上同

循按王氏此注亦用卦變否四之二之例而諱言自否卦來卦變之說誠於易義無取然王氏知屏之而不能深測義文周孔之本義所在遂終不能出其樊籬則亦徒有洗滌之心究之貫通之力陽違之而陰用之亦何謂乎

虞吉有它不燕注虞猶專也

循按虞古通吾王氏讀虞爲吾虞邱壽王卽吾邱壽王卽虞以吾字對下它字也專之於吾則吉不專於吾而有它則不燕肖任於己故云吾猶專也

翰音登于天〔注〕翰高飛也飛音者音飛而實不從之謂也

循按漢書五行志云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元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鍾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揚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以爲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故傳云博之翰音鼓妖先作劉德曰易曰翰音登于天貞凶上九處非其位亢極故何可長也位在上高故曰翰音博拜時聞有鼓聲也王氏義本乎此

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注〕雖未造易心无顧戀志棄難者也

循按造易與棄難對雖未至於平易而志則欲去此險難也憂悔吝者存乎介〔注〕介纖介也王弼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卽悔吝者言乎小疵也

循按虞翻解介爲纖王肅干寶解爲纖介韓氏本之引王弼者略例明卦適變通爻篇內文也易三言介豫六二介于石注云不改其操則以介爲耿介若侯果言如堅石不可轉移晉六二受茲介福注云受茲大福兌九四介疾有喜注云介隔也三爲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皆無以纖介解介字之說略例云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

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王氏於此介字蓋訓爲隔何以言之其注小畜六四云三務於進以已隔之注困初六云欲之其應二隔其路注九四云志在於初而隔於二注漸九五云進得中位而隔乎三四不得與其應合注屯六三云四雖比五其志在初不妨已路注需上六云六四不與三相得而塞其路注賁六四云有應在初而閡於三注復六二云最比於初上无陽爻以礙其親注睽六三云志在於上而不和於四注睽九四云五自應二三與已睽注中孚六三云三居少陰之上四居長陰之下對而不相比敵之謂也以陰居陽欲進者也欲進而閡敵故或鼓也注既濟六二云居初三之間而正不相得上不承三下不比初注六四云履得其正而近不與三五相得凡此皆介不可慢之說也韓氏混虞翻王肅之解以爲弼義邢璹復用韓氏以注略例王氏之義亦莫獲克申矣

六爻之義易以貢(注)貢告也六爻變易以告人吉凶

循按韓氏謂此易以貢卽下所云繫辭焉所以告也又八卦以象告韓氏云以象告人與此言以吉凶告人義同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作徧告以言是故闔戶謂之坤(注)坤道包物貢之訓爲獻獻之訓爲奏

循按說文包象人裹妊韓氏用此義

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注)夫有必始於无故大極生兩儀也大極者无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況之大極者也

循按老子德經云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此韓氏所謂有必始於无也道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此韓氏所謂不可得而名也韓氏注一陰一陽之謂道以道爲无之稱此注以大極爲无是以大極爲道阮籍通老論云易謂之大極老子謂之道當時以老子解易有如是也淮南子說山訓云有形出於无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乾鑿度云夫有形生於无形乾坤安從生又云易始於大極大極分而爲二故生天地此卽老子無名天地之始之說是以兩儀爲天地韓氏於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注云卦以象之謂八卦所以象天地四時故稱天地爲兩儀四時爲四象也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注陽君道也陰臣道也君以无爲統衆无爲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二也故陽爻畫奇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兩以明臣體必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之辨也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

循按正義云按經云民而注云臣者臣則民也經中對君故稱民注意解陰故稱臣也考後漢書仲長統傳載昌言損益篇云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漢時易有作一君二臣者故韓氏注云云也禮記王制疏引鄭康成此注云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

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一君二民依此鄭注本自作一君二民韓氏所注本與仲長統所見之本同與鄭所見之本異正義用鄭注本自與韓注參差而謬爲之辭眞鄙才短見也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四十八終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漢軍樊　封舊校
南海陳韶鄒伯奇新校

尚書補疏敘

東晉晚出尚書孔傳至今日稍能讀書者皆知其僞雖然其增多之二十五篇僞也其堯典以下至秦誓二十八篇固不僞也則試置其僞作之二十五篇而專論其不僞之二十八篇且置其爲假托之孔安國而論其爲魏晉間人之傳則未嘗不與何晏杜預郭璞范甯等先後同時晏預璞甯之傳注可存而論則此傳亦何不可存而論故王西莊光祿作後案力屏其僞而於馬鄭王注外仍列孔傳江艮庭處士作集注音疏搜錄漢人舊說而於傳說亦多取之孫淵如觀察屏孔傳而掇輯馬鄭然經文二十八篇不能不取諸孔傳之經文且傳之作也不自顯其姓名而托諸孔氏何爲也哉余嘗綜其傳而平心論之曰若稽

古帝堯曰若稽古皐陶傳皆以順考古道解之鄭以稽古爲同天同天二字可加諸帝堯不可施於皐陶若亦以皐陶爲同天則是人臣可僭天子之稱頌若以帝堯之稽古爲同天以皐陶之稽古爲順考古道則文同義異歧出無理此傳之善一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傳以舜徵用之初卽誅四凶是先殛鯀而後舉禹鄭以禹治水畢乃流四凶故王肅斥之云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爲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此傳之善二也堯舍丹朱以天位授舜朱雖不肖不宜自舜歷數其不善史記以無若丹朱傲上加帝曰而傳則以爲禹之言自禹言之則可自舜言之則不可此傳之善三也盤庚三篇鄭以上篇乃盤庚爲臣時所作然則陽甲在上公然以臣假君令囚而卽眞此莽操師昭之事而乃以之誣盤庚大可怪矣傳皆以爲盤庚爲王時所作此傳之善四也微子問父師少師父師箕之不云少師鄭以爲少師志在必死蓋以少師指比干顧大臣徒志於死遂不謀國以出一言非可爲忠傳雖亦以少師指比干而於此則云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此傳之善五也金縢我之不辟鄭讀爲避謂周公避居於東又以罪人斯得爲成王收周公之屬官殊屬謬悠說者多不以爲然傳則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指祿父管蔡此傳之善六也明堂位以周公爲天子漢儒用以說大誥遂啟王莽之禍鄭氏不能辨正且用以爲尚書注而以周公稱王自時厥後歷曹馬以及陳隋唐宋無不沿莽之故事而傳特卓然以周公

尚書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著

曰若稽古帝堯傳著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

循按謂堯同天固非謂堯考古亦未善伏容曼注周易盡卦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盡事見李鼎祚周易集解盡通古即故也

帝堯二字當不連上四字曰若稽古乃史臣之言於堯祖落後書其故事故云稽古乃自今述古之稱若書當時之事則不加此四字也

黎民於變時雍傳言天下眾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

循按傳以皆字釋於字正義解作萬國之眾人於是變化從上非傳義也廣雅釋言諸於也又釋詁諸眾也傳以諸義同

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以誥勝鄭氏遠甚此傳之善七也爲此傳者蓋見當時曹馬所爲爲之說者有如杜預之解春秋東晉等之僞造竹書舜可因堯啟可殺益太甲可殺伊尹上下倒置君臣易位邪說亂經故不憚改益穆造伊訓太甲諸篇陰與竹書相齟齬又托孔氏傳以黜鄭氏明君臣上下之義屏僭越抗害之譚以觸當時之忌故自隱其姓名其訓詁章句之間誠有未善然三盤五誥諸奧辭傳皆一一疏通雖或有規難而辨正之終不能不用爲藍本余既集錄二十八篇之解爲書義叢鈔所有私見者爲此編與叢鈔相表裏云嘉慶戊寅夏四月下弦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雕菰樓

皆故以皆字釋之其實爾雅訓於爲代代猶更也於變卽代變代變卽更變耳

共工方鳩僝功(傳)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

循按傳中兩見字疑皆是具字之譌正義言僝然見之狀非是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傳)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必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

循按正義中夾以議論如此經放齊驩兜等辨其才實中品未爲大惡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然則孔子手訂百篇乃首登此史臣不實之辭乎蓋聖人治天下之道至堯舜而一變羲農以前人苦於不知

故羲農盡人物之性以通其神明其時善不善顯然易見積之既久靈智日開凡仁義道德忠孝友悌人非不能知而巧僞由以生奸詐由以起故治唐虞以後之天下異於治羲農以後之天下而堯典首指兩端一則靜言庸違一則方命圮族夫謀而能言以方自命善也而實則庸違滔天圮族績用弗成固羲農以來所未有亦堯舜以前之人所未知於是指一丹朱曰嚚訟指一共工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指一鯀曰方命圮族所以告天下後世凡嚚訟者不可順天時而成民功也凡靜言者當察其庸違象恭者當察其滔天不可以聚諸職而具功事也方命圮族似正人君子而不學無術試之終績用弗成也聖人重事功彼嚚訟者徒以言爭而事不成

靜言象恭者徒炫惑人之耳目而事不成卽方正自命矯異於人者亦徒驚愚而竦衆而事亦不成故史臣書之孔子手訂百篇而首冠之爲萬世用人之法孔穎達識疏論鄙淺之乎測聖人矣

蕩蕩懷山襄陵傳襄上也

循按釋言以襄爲駕駕猶加也上猶尚也尚與加同義尚於陵卽加於陵加於陵卽駕於陵也

方命圮族傳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

循按正義云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此讀傳中名字爲句則經文命圮族三字連貫矣然

傳以名訓命命字連名字經文自方命二字一頓蓋鯀以方自命而毀敗同類之人共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卽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也鯀以方正自命不能旁通絜矩自用侮物與共工又自不同故共工但一驩兜比之而鯀則朝臣共以爲善四岳且特請試之則當時固多以正人君子許之而不知聖人之用在善與人同舍己從人鯀之方命圮族正與虞舜相反後人自命君子與同類相傾軋卽鯀之流也鄭康成解方爲放謂放棄教命若果不遵教命志在姦回四岳何得特稱之堯又何必試之經但云圮族不必是毀害善類亦不必有姦回之志卽此自命爲方直而不與人同自專自用卽足以誤事功而禍天下爲聖人誅殛所必及楚辭女嬃

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鯀侄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女須以鯀之婞直僥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

循按江氏聲古文尚書集注音疏云烝烝孝也惠棟尉先生曰楊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是本諸尚書則古尚書作艾也艾養格至也言舜能和於弟孝於親厚以奉養使不至於姦惡傷孔本艾作乂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益孔穎達必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此說是也克諧以孝則舜之和其兄弟以怡父母於

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情焉能變化其頑嚚之本質故必厚以養之姦私也瞽瞍蓋亦市井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違於德義耳既厚以養之則已得所欲而滿所願豈尚與人爭利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敬固不可以爲至孝舍厚養而但言克諧吾未見其能諧也菽水承懽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也

釐降二女于嬀汭傳舜爲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嬀汭之洲使行婦道於虞氏

循按傳訓釐爲理又以理爲義理即史記謂內行彌謹也序帝釐下土方傳云言舜理四方諸侯

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循按閻氏百詩云今之堯典舜典原只名堯典一篇別有逸書舜典魏晉間始析爲二然愼徵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惠氏定宇云伏生尚書無舜典自粤若稽古帝堯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只如此故司馬遷撰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愼徵五典以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明言堯典梅氏本於愼徵五典以下別爲舜典此其省作舜典一篇巧於藏拙也不顯與孟子相刺謬乎王氏西莊本此於孟子外備引王莽傳光武時張純奏章帝時陳寵言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疏以及儀禮疏公羊疏凡引今舜典文皆稱堯典於是學者著書皆以舜典爲已亡而合曰若稽古以下陟方以上爲堯典惟毛氏大可作舜典補亡謂愼徵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祇在愼徵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在月正元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典者則此眞舜典矣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引掇皆不用原文第襲其大略然踪跡可見今較史記二帝紀則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尚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卽取帝

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然以序核之序也者馬氏鄭氏皆以爲孔子所作而皆爲之注其序堯典云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鄭氏注則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又云舜之美事在于堯時居然堯典之界止於舜攝不關入舜即眞以後毛氏之言信矣而序舜典則本諸側微即側陋有鰥云云也歷試諸難即愼徵五典云云也鄭氏以入麓攸木注之入麓正指納于大麓則不特序以愼徵等爲歷試諸難即鄭康成亦儼然以納于大麓爲舜典者正不得專屬之僞孔如伏生舜典則分愼徵以下爲舜典合康王之誥於顧命共爲一篇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亦利刃不能截之使斷者也即鄭氏分王若曰以下爲

康王之誥而其後王釋冕云云自與上麻冕黼裳相貫康王報誥即向太保芮伯等而言則高祖寡命亦烏得晝然而止而顧命與康王之誥兩序明分序康王之誥云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其原本於顧命猶舜典序原本於側陋有鰥也以此例之竊謂舜典之於堯典猶康王之誥之於顧命也舜典未嘗亡月正元日以前亦無庸補也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史臣敘堯之首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史臣借衆言即爲敘舜之詞瞽子嚚汨其家世里居亦著矣薦降以下四罪以前敘舜事而堯仍在上則不得專爲舜典放勳殂落以後專敘舜事亦不得仍爲堯典堯典以曰若稽古帝堯爲首以殂落爲終舜典以有鰥在下曰虞舜爲首以陟方爲終首尾

並具了然兩紀而中間互相紋發此文中神品馬遷每效之
而遠莫能企經生何足知之堯舜承伏羲神農黃帝其通變
神化音以欽明至時雍四十八字渾敘之乃命羲和以下詳
述堯治厤明時之教迎日推筴雖自軒轅至堯創爲實測之
法立表四方定中氣步分至綜歲實置閏月爲萬世授時者
則其後則敘其求賢用人以互入舜事父頑母嚚象傲克諧
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十六字述舜家居孝友精微簡妙觀刑
至烈風雷雨弗迷敘堯試舜即敘舜之才德在璇機玉衡制
器以補堯治厤所未備類帝以下若班瑞若巡守若封山濬
川若作刑皆前聖所未定舜攝代堯定之開三代制度之先
既受禪命二十二人官無不備禮樂刑教無不章明其平水

土一事歸功伯禹別詳禹貢凡舜所創制已無不具別無所
爲舜典矣毛氏據史記以定堯典舜典是也乃史記以舜攝
堯在二十八載之事屬之堯而以父頑母嚚及四岳薦舜二
女嬪虞出而屬之舜於互敘之悄固已井然可見其塗廩穿
井元愷四凶等則雜取孟子左傳諸書毛氏以爲舜典所有
取以補亡失之矣竊謂大學引克明峻德稱爲帝典帝則兼
堯舜言之盡以一篇言則曰帝典以兩篇言則遏密八音之
前爲堯典月正元日以後爲舜典舜典固未嘗亡亦無容補
也識者察之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傳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
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於天

循按史記謂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傳說與之異自以孔傳爲僞遂多從史記說孔傳之僞余不爲左袒若以二說審之則傳說爲勝是時舜已在位試司徒爲上賓矣（本鄭氏注）入山林豈一人徒行何必不避風雷聖人迅雷風烈必變舜乃不畏天怒先聖後聖義何乖異且舜是時必有輿從假令衆人同已盲於風雨之中不情甚矣余見村甿釣叟往往乘大雷雨時負蓬衣簑行坐隰野未嘗或懼舜而如是亦仍歷山雷澤時之故習耳漢書于定國傳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以詔條責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能毋過者其爲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日夜思惟所以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在職何必顯焉此詔正用舜事舜納大錄則雷雨弗迷災咎不發今定國納大錄而陰陽不調是宜罷職去位漢帝作慰辭謂非顯定國一人之咎而歸咎於已乃因舜事而曲原之故曰不爲一端可見當時爲尚書說者同於傳說太史公每載異聞未可概也德合於天與孟子百神享之之義正同論衡吉驗篇云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人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螫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此史記之說也其正說篇引說尚書者云四門穆穆人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

之位大總緣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此以大麓爲大緣與詔同而以疾風大雨爲衆多並吉之譬喻則殊陰陽不調之說宜仲任以爲僞伏生書大傳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烈風雷雨弗迷鄭康成注云山足曰麓麓緣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則爲壇國之外堯聚諸侯命舜陟位居攝致天下使大緣之此雖以大麓爲野而鄭兼以大緣解之則謂爲壇攝位之日無烈風雷雨猶云會朝清明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傳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以鞭爲治官事之刑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循按廣雅云象效也法與效義同有所效法則謂之象易繫辭傳云象也者像此者也像似也有所效法則有所似續象似續之者也對下三作字而言作者古所無自舜創始之也墨劓則宮大辟之刑自古傳之舜不廢之故曰象流宥五刑亦自古傳之舜象之而不廢者也然宥之爲流其罪已不可赦舜思小懲而大戒之作鞭扑贖三刑懲之於罪未成之先使之知恥知改不致罪大惡極則五刑雖不廢而犯者寡矣必小懲之而不大戒至於怙終而後以五刑施之舜不廢五刑而作鞭扑贖三刑以刑免天下之刑非通變神化何以有此故封山濬川之後即詳爲敘述說

者不知象字作字之義造爲蒙巾當墨草纓當劓菲履當刖
艾韠當宮之說已爲荀卿所斥聖人制作之神詎書生之見
所能測哉

分北三苗傳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

循按三國志注虞翻云尚書分火三苗火古別字傳以分火
卽分別耳正義以分爲別以北爲背非傳義益稷傳云惟三
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分別二字正用此經分火火從
兩人與南北之北不同

序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傳凡
三篇

循按今大禹謨信爲僞撰矣而分皐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爲
益稷馬鄭王所據書序名棄稷非益稷然則大禹謨棄稷兩
篇俱亡其曰若稽古皐陶至帝拜曰俞往欽哉勑皆皐陶謨
一篇而已但序文有可疑者云作大禹皐陶謨以序稱康誥
酒誥梓材例則大禹下省一謨字乃先大禹次皐陶而上則
先云皐陶矢厥謨次云禹成厥功且以矢謨專屬皐陶而大
禹不言謨僞此三篇者大禹二字名篇與棄稷同不名大禹
謨也又卽皐陶謨一篇思之首紀皐陶之言所謂皐陶矢厥
謨也帝曰來禹以下則禹自述其乘四載隨山刊木弼成五
服曰各迪有功曰時乃功則禹成厥功似卽指此竊謂此一
篇爲大禹皐陶謨經文先皐陶次禹故序依之爲先後而書
作於夏史故先大禹而後皐陶今所分益稷篇正大禹述成

功之謨原是皐禹兩人之言則分兩篇乃實是一篇故不曰
皐陶謨大禹謨而曰大禹皐陶謨觀序文互爲先後可見其
意至棄稷自紀稷契之言閻氏百詩云揚子雲法言孝至篇
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不然
如今之虞書五篇皐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曾無一話一
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邪當子雲時棄稷見存故謂言
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謨貼皐陶惜永嘉之亂
亡失今遂不知作何語

亦行有九德傳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
循按堯典克明俊德鄭氏以俊德爲賢才兼人者兼人則不
執一故下經言九經之目爲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
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然則徒寬而不栗徒
彊而不義不可爲德洪範三德高明柔克沈潛剛克鄭亦云
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樂記云禮樂皆
得謂之有德禮主敬樂主和皆得亦相兼而不執一矣德字
始見堯典而其義莫明於此益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得於身
爲德道兼陰陽則德參禮樂九家易云陰陽交通謂之德素
問氣厥論云善食而瘦入謂之食亦王氷注云食亦者食入
移易而過不生肌膚也亦易也骨空論云易髓無空王氷注
云易亦也列子黃帝篇二者亦言張湛注云亦當作易是古
亦易通用亦行者易行也變易其行則寬而栗彊而義不執
於一矣故變易其行者有九德九而字卽變化移易之義所

謂君子有三變變者易也行爲易行指而目之卽爲易言方指之爲寬爲柔爲愿又易而言其爲栗爲立爲恭方指之爲亂爲擾爲直又易而言其爲敬爲毅爲温方指之爲簡爲剛爲彊又易而言其爲廉爲義其行以變易而不執於一故易行有九德因而言之者以變易而不執於一故易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卽易言其人有德也上采字指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彊下采字指栗立恭敬毅温廉塞義采采者不一事卽不一行不一言鄭注謂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也亦本兩相須之意（公羊昭十七年何休注）義通於奕獨斷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相連卽相兼亦奕二字皆訓重采采不一采故重也乃傳以人性二字解亦字鄭亦云凡人之性有異未詳所

謂

夙夜浚明有家（傳）浚須也

循按傳讀浚爲逡逡遁之逡遁不進是有待之義故訓須也

粉米黼黻絺繡（傳）粉若粟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巳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

循按說文黼部云黼黻絺繡所鈇衣黼黻粉三字皆從之糸部云絑繡文如聚米也（釋文粉說文作黺徐本作絑）然則粉絑黼黻皆繡文凡繡以葛爲質箴縷密鈇五色相間故云絺繡伏生大傳云山龍青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此五色爲上衣之文其下裳用絺繡所爲粉絑黼黻蓋裳下齊緣邊之飾今俗所云鑲邊掛線者正此遺制也其最下一層用

青黑相間繡作兩已相背形牽連爲折方今俗作亞字文其遺象也是爲黻次一層用白黑相間繡作斧形牽連爲半圓今俗作雲文其遺象也是爲黼又其上作小圓爲粟文者黻也作氷裂文者黻也觀商周彝鼎其上文多有類此者可想見其象故虎蜼之文同於彝尊卽以宗彝名之陳祥道禮書依此傳爲圖謂斧刃白而鋟黑兩已相背蓋左青而右黑施之於裳殊不成體喪大記云君龍爲黼荒火三列黻三列注云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正義云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黻三列者又畫爲兩已相背爲三行也接此云緣邊爲黼文是也可知裳亦緣邊爲黼文黻文也火三列者爲璪火之文三層也黻三列者爲亞字文三層也

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傳）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

循按正義以頟頟爲無休息之意傳蓋讀頟爲雒漢龍頟侯一作龍雒侯雒同洛廣雅云洛繹也洛繹猶駱驛成公綏嘯賦聲駱驛而響連文選注以駱驛爲不絕貌駱亦與雒通不絕卽無休息也鄭康成謂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此以頟頟二字連下罔水行舟以罔水爲無水故解爲陸地行舟鄭云水已治則以水由地中前此氾濫已平亦是以罔水爲無水無水推行正與傳陸地之說同

不然舟在水何用推行且使在江河溪澗之中則居舟而行何分水已治未治惟本陸地因鴻水氾濫人居舟中今水已落仍爲陸地而丹朱猶居舟中使人推行如此推鄭義雖不明言陸地行舟而其意可見也鄭雖以頗頗屬行舟而上亦連罔晝夜謂無晝夜頗頗周水行舟其讀頗頗或亦如傳讀爲雒雒爲駱驛無休息也

導荷澤傳荷澤在胡陵

循按說文荷澤在山陽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許叔重亦以湖陵荷水爲荷澤水下導沈又東至于荷傳云荷澤之水別詳禹貢班志鄭注釋

二百里蠻傳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循按漢書地理志引禹貢此文師古曰蠻謂以文德蠻慕而覆之以幕解蠻以覆明幕師古以幕古通漫漫慢亦通馬氏訓蠻爲慢故顏氏變慢爲幕耳師古此注本諸孔傳而幕覆與蠻來之義終有未合玩傳用來字益讀蠻爲孿孿之義爲係爲引孿亦訓引謂以文德引來之不以法制之不制以法法字對德字也鄭康成讀蠻爲縣詩以縣蠻爲雙聲縣蠻亦稱縣孿張衡思元賦云母縣孿以倖已兮文選注引舊注云縣孿係貌讀縣讀孿其義一也孿係而來即羈縻其人正義謂縉是繩言蠻者以繩束物之名尚未得鄭孔之恉

皇清經解卷一千四百十九終

漢軍樊　封舊校
南海陳韶鄒伯奇新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

學海堂

尚書補疏

江都焦孝廉循　著

序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傳念常道

循按說文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方言廣雅皆以代訓庸代亦更也孟子云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此序義與之合思庸謂思更改卽悔過自怨自艾之謂

率籲衆感傳籲籲和也

循按說文籲讀與籥同籥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也又龢調也从龠禾聲讀與和同調和之和卽取義於龠龠與籥同

傳讀顧爲籥故訓爲和謂調和衆人之憂戚也正義謂顧即裕是寬意故爲和未得傳讀鄭注禮云籥如笛三孔是籥即龠

不昏作勞傳昏强

循按鄭氏讀昏爲勉勉即强也正義謂與孔不同未是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傳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

循按正義解爲和喻善言於百官是以吉訓善經云和吉言傳絕不解說吉字而增入喻字直以喻字夾入和吉言之中非傳義也惟究傳義蓋經文吉字傳本作告字說文廣雅皆云諭告也諭即喻傳以喻字解告言二字故云和喻百官禮記緇衣尹吉曰注云吉當爲告春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元注云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然則吉告二字古多以傳寫互譌此吉言之吉孔傳本或作告或是孔傳讀吉爲告也

汝無侮老成人傳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

循按唐石經作汝無老侮成人以老字加侮字上是以其老而侮之故傳云侮老之必其人已老乃侮老之則成人是老成人故傳以老成人解成人經用老字在侮上則成人之老可知古人屬文簡奧多若此今作汝無侮老成人失經文之妙傳義乃不明

無弱孤有幼傳不徒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

循按傳以易字解弱字左傳襄十七年華臣弱皇比之室杜注云弱侵易之

咸造勿褻在王庭傳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

循按周禮司門四方之賓客造焉儀禮造于西階下注皆訓造爲至釋文引馬訓造爲則不可說矣傳慢字解褻字慢者緩也有緩慢不至者則不能咸至矣余謂說文訓褻爲私服此勿褻之褻宜作私字解與上咸字爲對咸至欲衆民皆至於庭也下云勿褻在王庭五字連讀即足上咸造之義皆在王庭則私故云咸至勿私在王庭也

鮮以不浮于天時傳浮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循按楚辭抽思云何回極之浮浮王逸章句云浮浮行貌廣雅云浮浮行也

敢恭生生傳敢奉用進進於善者

循按盤庚凡四言生生傳皆以進進解之意殊不愜余謂易傳云生生之謂易孔子正取此生生二字爲易字訓釋易者改變之義可與此經互明此經生生指遷徙言謂變通也汝萬民乃不生生謂萬民不肯從遷是不知變通也往哉生生謂往遷新邑則能變通也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謂朕不任好貨而勇於奉此變通之道也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謂爾等亦無聚貨寶其以變通之道自更改也鄭康成注泉府國服爲息言稱貸者加息以償貸者得取息以爲利則財貨生生不窮亦謂交易變通則財貨不窮

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傳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

循按傳以天曷二字貫下大命不摯故於下句疊用何以二字以明之史記云大命胡不至亦增胡字以明之未可依史記謂孔傳本經有胡字說文摯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摯讀若摯無胡字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顯隮傳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子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

循按釋文舊云馬云言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正義以刻爲傷害之意蓋以馬氏侵刻爲傳解也然言其賢而請立不可爲侵刻傷害之玩傳云病子不得立則當如堯舜其猶病諸之病刻之訓爲極爲急趙岐注孟子云病極也詩名旻箋云疾猶急也故刻之義與病同高誘注呂覽處方篇云刻亦急也注達鬱篇云刻盡也盡與極同刻訓盡猶該訓備傳以我久知子賢解舊字以言於帝乙欲立子解刻字以病子不得立解刻子二字以宜爲殷後者子解王子二字不出我乃顯隮六字爲句然經止言我舊云刻子其他云云經文無之王充論衡本性篇引作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徵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此說尤爲不辭於經文殊費辭說而不能達余謂刻子即箕子也易箕子之明夷劉向荀爽讀箕爲荄淮南子時則訓爨其高誘注云其讀荄備之荄古荄其音通

說文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用起字明荄字以起荄聲
相近也又侅奇侅非常也以奇連侅奇侅音近相叠也爾雅
山無草木峘說文無草木爲屺釋文引三
蒼字林聲類言峘猶屺字亥唐亦作期唐
箕卽其字釋名亥核也核之與荄猶刻之與孩史記律書箕
義同棘之爲戒猶刻之爲急急爲箕之入聲戒爲荄之去聲
侅亦作賅該亦該備曲禮梁曰藏其釋文其字又作箕同音
姬語辭也以此推之父師既云詔王子出迪則已勸微子去矣下
云我舊云箕子王子不出我乃顚隮此乃述其平素私自之
言舊久也謂不特今日因王子問我我始言之且不獨言王
子當去久已言箕子王子兩人皆當出若箕子王子不出則
我殷乃顚隮矣史記引微子不載此文而插敘箕子佯狂一
段云或曰可以去矣正本此舊云箕子不去之說也父師少
師別是二人所謂太師疵少師強也傳以當箕子比干而刻

子二字遂莫能達耳董仲舒賢良策云至于殷紂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卽指論語太師摯適齊一章而言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傳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
循按毛詩魯頌正義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
服虔云近郊三十里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傳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
亡罪人信用之　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傳士事也用爲
卿大夫典政事
循按傳以五是字指多罪逋逃之人尊字解崇字信用之解
是信是使此注當在是信是使句下上用字解使字下用字
解以字

鯀則殛死傳放鯀至死不赦

循按釋文殛本作極儀禮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士喪禮纊極二注云極放弦也極有放義孟子又極之於其所往趙岐注云極者惡而困之也極又訓已詩鴟羽箋又訓窮樂記注極鯀于羽山放之使居東海既永不復用又收管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之終死於是呂覽制樂篇注極終也故云至死不赦傳於殛字之義實能體會至精說文以殊死解之則殛爲斬首固非鄭志答趙商以爲至死不得返於朝是也而以殛死爲箕子釋武王之慰所假言亦非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傳民哉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

循按哉字不可解正義云哉敏也因上敏是五福故傳以哉言之乃上文敏時五福傳直云敏是五福之道以爲教何得間隔三十餘言而以哉字訓者殆敏屬於君此哉屬民殊相差錯宋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云哉字止是一或字傳寫誤作哉耳疏義强釋作敏哉之哉岳說是也

其作汝用咎傳其爲汝用惡道以敗汝善

循按釋文其爲于僞反是讀爲相爲之爲作之義同於爲爲之義有二作之義亦有二爲是發爲之爲則作是動作之作爲是相爲之爲則作是作使之作韋昭魯語注云爲猶使也周禮司士注云作謂使之也然則傳以爲字解作字其作汝用咎猶云其使汝用咎也正義讀爲平聲云其爲汝臣必用惡道以敗汝善於爲汝下增入臣字非傳義亦非經義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傳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循按昭二十年傳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仁卽愛也謂彼愛其父必來與此經仁字義同傳以順父解若考而以能字加順父之上然則孔傳經文作予仁能若考否則以予仁若考能爲句正義亦云既能順父能字在順父上仁故能若考多材多藝故能事鬼神以多材多藝與仁字對以若考與事鬼神對兩能字相應

王若曰傳周公稱成王命

循按鄭康成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云稱成王命故稱王傳與王同正義引鄭規之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若是乎尚書正義每多正論王莽固翟義之討依大誥王若曰云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莽擬大誥以喻民必依天下人所共習之義然則西漢人說經固以王若曰爲周公稱王踐天子之位後漢鄭康成延其說耳王肅之說遠勝於鄭顧西漢人不善說經遂啟王莽之逆後人抑王而右鄭不知其悖戾不特禍於經耳僞孔傳固有勝於眞鄭注者此類是也

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傳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

循按傳以汝字解爾字以盡字解既字以聽訟之理解道字

適字未有明解正義以適爲當云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經文適在爾字上汝當字上汝當盡斷獄之道以極其罪則是爲督責之辭非經義亦非傳義適訓當亦訓如宜解爲如得其情之如謂有大罪非終乃惟災眚如爾盡聽訟之道以窮極其罪之大然是人既非終乃惟眚災矣則不可殺傳以聽訟之理解道字則斯時所以勑康叔者勑其窮極其罪也玩下云亦不可殺大罪之中知其非終非勑其窮極其罪也玩下云亦不可殺亦字從適字轉出傳雖未明破適字而適字之義自見

別曰其敢崇飲傳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循按廣雅崇宗並爲聚隱公六年左傳芟夷薀崇之杜注薀積也崇聚也

誕惟民怨庶羣自酒傳大行淫虐惟爲民所怨咨紂衆羣臣用酒沈荒

循按正義云用者解經之自是自酒卽用酒正義申傳是也然經文庶羣自飲承上民怨則自字不必他解蓋謂民則怨矣而紂之羣臣自沈于酒而不顧民之盡也

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傳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人者當覓宥之

循按戕敗人不可以宥惟過誤戕敗人乃可以宥傳於戕敗人上增加過誤二字者貫上君事知之也傳云亦當見其爲君之事爲字讀去聲謂因君之事而戕敗人非由有挾故行

殘害所以爲過誤可寬恕也傳讀君事戕敗人五字二氣正義未得傳義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傳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

循按傳以敬養解敬字以寡弱解寡字以存恤解屬字以妾婦解婦字其意甚明釋名釋親屬云屬續也恩相連續也恩相連續卽存恤之意釋文音屬爲蜀妾之事妻也正義云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以傳之妾字解屬字非是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

循按廣雅效驗也傳以實字明效字謂驗實其所施也

天迪格保傳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

循按格之訓至固矣而格至均有變更之義故論語有恥且格謂民變化於善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謂變化君心之非也易至哉坤元至卽謂能變通舍此以至彼格保者謂天改變其保夏而爲保殷也

不其延傳言桀不謀長久

循按爾雅釋詁基謀也孔子閒居引周頌夙夜基命宥密作夙夜其命宥密注云詩讀其爲基基謀也此傳以長久解延字以不謀解不其基謀也此傳讀其爲基正與孔子閒居同正義未能疏通證明漫衍云有夏桀不其長久日本足利學據疏反改傳爲不其長久而以爲唐以前古本不亦枉乎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傳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
秉常
循按正義云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又云勿用
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
役欲其重民秉常也以傳衡之未能通達傳訓淫為過見太
禹謨傳益讀淫字為句勿用小民過謂勿用小民至於太過
也用非彝言上勿字勿用小民淫為重民勿用非彝為秉常
也
公定子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傳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
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
循按傳讀已一字為句謂歎辭也已矣二字起下正義以傳
讀子往已為句非是公定子往一句子字既屬上定字又屬
下往字故傳言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也從公言即
從公之安定也
在十有二月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
循按爾雅釋詁在卒同訓終釋名終盡也傳用釋詁訓在為
終故云盡也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傳桀不能用天戒大為過逸之行有惡
辭聞於世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傳紂大過其過無
顧于天無能明人為敬
循按爾雅釋言逸過也盤庚作乃逸傳云逸過也立政乃惟
庶習逸德之人傳云乃惟衆習為過德之人傳於大淫泆讀

洪爲遹於誕淫厥洪解洪爲過互辭也讀洪爲遹卽是解爲過解洪爲過卽是讀爲遹釋文洪音遹又作佾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屑从分同佾馬之訓過與傳同也

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傳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爲順道

循按傳以遠字解遐字以惡俗解逖字蓋以逖字與下宗字對逖指殷宗指周謂移爾於洛邑遠於殷而近於周也由遠而近遠於周則俗惡近於周則道順惡俗二字從下多遜立義不遜故俗惡遠其遠於周之惡俗而比其近於周之多遜是自遠而移於近正義謂移徙於遠令汝遠於惡俗又云令去本鄉遠使汝遠於惡俗是以遐爲徙於遠以逖爲遠於惡俗未得傳意

予惟四方罔攸賓傳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

循按釋文賓如字徐音殯馬云却也釋文以傳讀如字爲賓客之賓也馬訓爲却則讀賓爲擯其音爲殯漢書中山靖王勝對云使夫宗室擯却師古注云擯却謂斥退也擯音必刃反傳云賓外正與擯却義同謂擯而外之也正義未明

王曰又曰

循按正義云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揆正義蓋謂王曰又曰即王言又言王曰指以上所言又曰謂以下所言也推多方篇末亦有王曰云云又曰云云則王曰不指以上所已言竊

謂時子乃或言爾攸居八字王兩次重疊言之有異辭則多方云王曰我不惟多誥云云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云云此無異辭則不必疊書之而但以王曰又曰標明之如疊書之則宜云王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古史簡而有法但以王曰又曰標之自明其爲疊言矣如石鼓文凡疊字則用二字於本字下不疊書君子員獵員獵則於員字下用二於獵字下用二自知其疊員獵二字無容複書也

乃諺傳乃叛諺不恭

循按正義引論語由也諺論語今作喭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喭畔喭即叛諺也邢昺疏引王弼云剛猛也大雅皇矣篇無然畔援箋云畔援跋扈也韓詩云武强也漢書敘傳注作無然畔換文選魏都賦雲撤叛換劉淵林注叛換猶恣睢也換援喭聲近相通

肩有辭傳惡事盡有辭說

循按多士大淫泆有辭馬注泆作肩此肩有辭猶云淫泆有辭也泆同逸彼傳解作過而以惡辭明之謂過卽惡也此以惡事解肩字正是以肩爲泆以泆爲逸而逸爲過惡也說文訓惡爲過下文爾乃肩播天命傳云汝乃盡播棄天命以盡解肩與此盡有辭說同肩何以爲盡盡亦過也凡事太過則窮盡傳既云惡事又云盡兼二義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傳惟我周王善奉於衆

循按靈之訓爲神亦爲善則善之義爲靈爲神易傳云通其
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卽此所謂靈承于旅也不
執於一隨時爲變通爲靈乃爲善書於善多稱靈靈則能變
化故惟人性能轉移則爲性善性善卽性靈也韶盡美又盡
善武盡美未盡善善則變通神化民無能名武定天下未受
命故未能盡善周公成文武之德制禮作樂而亦盡乎善矣
自一話一言傳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
如此

循按盤庚乃話民之弗率誕告傳云話善言然則話卽言之
善者此以一善解一話益下已有一言則話專取善義盤庚
單云話不云言則話爲善言大雅抑詩愼爾出話毛傳云話

善言也亦以詩云話不云言也左氏文公六年傳著之話言
注云話善也爲作善言遺戒十八年傳顓頊有不才子不可
教訓不知話言注云話善也單以善解話亦以經云話兼云
言也抑詩又云告之話言毛傳云話古之善言也襄公十
八年傳引此詩注云話善也話言並舉若話爲善言是話言
爲善言言不辭甚矣傳解盤庚話字爲善言猶毛公解出話
之話爲善言也傳解立政一話一言之話爲善猶毛公解話
言爲善言是以善字解話字也
在後之侗傳在文王後之侗稚
循按論語侗而不愿孔曰侗未成器之人益爲僮字之假借
釋文引馬作詷云共也在後之共於義爲不達說文詷共也

周書曰在夏后之詷經文乃成王自稱之辭不得雜出夏后
竊謂夏卽後字之譌后則羡文耳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傳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

循按廣雅貢獻也獻同於進故以進字解貢字冒字不解而
直云冒者康誥我西土惟時怙冒傳云我西土岐周惟是怙
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冒之義爲蒙覆冒被猶覆
被也冒進猶蒙進也謂蒙昧而進也無敢昏逾傳解作昏亂
逾越卽是冒貢于非幾傳以成王既無敢冒貢于非幾又欲
保元子無敢昏越也王光祿後案謂傳以冒有進義而貢字
無解於義不足未得傳意

鴟義兹云傳爲鴟鴞之義

循按鄭氏注云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物與傳義
同高郵王氏伯申讀義爲俄解爲傾邪反側是矣見經義述聞鴟
字馬氏訓輕竊謂鴟卽多方叨憤之憤說文引周書作叨墐
讀若墊忿戾也鴟从氏說文氐至也鴟之爲墐猶氐之爲至
墐讀若墊墊卽鷙鴟鴞之鳥鷙戾所以名鴟鴟卽鷙矣墐之
爲墊猶輊之爲墊小雅毛傳墊卽輊說文輊抵也廣雅周至也輊
低也鄭氏士喪禮注輖卽輊也輖卽輊字輊卽輊字輊之爲低
卽鷙之爲鴟矣鴟取鷙而名鴟亦鴟取鷙而名鴟周氏同訓
爲至則鴟鷙亦鴟鷙也馬訓鴟爲輕輕益輊字之譌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傳帝堯詳問民患皆有辭怨於
苗民

循按傳以詳字解清字說文詳審議也精擇也擇與審義相近傳通清爲精也下其審克之傳云其當清察又明清于單辭傳云當清審於單辭清審詳三字互見清問卽審問也民患二字民字解下民患字解鰥寡益傳以皇帝清問下民鰥寡爲句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傳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循按傳於私家上用成字疑傳之經文或字作成

善叙乃甲胄傳善簡汝甲鎧胄兜鍪

循按說文叙擇也擇義與簡同六帖引此經小字注云叙古料字又音僚說文料量也从斗米在其中讀若遼釋文叙了

凋反與料音近蓋料本量米之名叙爲簡擇之字二字可通後但用料不知有叙耳史記以陳爾甲胄釋叙字夏小正十有一月陳筋革省甲兵也省甲兵正是簡料之義太史公用陳字明叙之爲料也六帖引書多不著名未知所出而叙之爲料賴之以明度尚碑殺敵制勝殺卽料亦卽叙也

我皇多有之傳我前多有之

循按傳以前字解皇字正義增成之云皇訓大也我前大多有之非也詩信南山箋云皇之言往也少儀注亦云皇讀如歸往之往傳讀皇爲往謂我往時多有之卽前多有之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五十終

漢軍樊　封舊校
南海陳韶鄒伯奇新校